



# 伤 假

维·康德拉季耶夫著



百花洲译丛



# 伤假

〔苏〕维·康德拉季耶夫著

陈敬咏 应天士 袁玉德 译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Вячеслав Кондратьев  
**ОТПУСК ПО РАНЕНИЮ**  
Повесть

《Знамя》№12, 1980

根据苏联《旗》杂志1980年12月号译出

**伤 假**

[苏]康德拉季耶夫著

\*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)  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---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5,333印张 101千字  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1—15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281 定价: 0.47元

沃洛季卡<sup>①</sup>中尉吃力地登上电车的后节车厢，乘客顿时闪开身子避让着他，他想到这当中的原由，不由心头冒火，对大伙产生了一种反感。

当然，有个妇女随即站起身给他让座。

“坐吧，军人同志……”可这军人同志以一种阴沉的眼光扫视了她一下，使她不禁一哆嗦，嘟囔道：“老天啦，这么个小青年。”

看来，在莫斯科还不经常见到这种在战火中受尽折磨并且负了伤、身上穿着被子弹划破了的、血污斑斑的棉袄、脚上的靴子绽缝开裂、粘附着两个多月未刷洗的泥污、直接从前线归来的战士……人们望着沃洛季卡。眼光里蕴含着同情。几个上了年岁的妇女噙着泪水，但这也使中尉来火——干嘛瞪眼？又不是到丈母娘家吃春酒回来的。大概，你们以为，战争嘛，就象电影上演的那个样子……特别使他气忿的是那些修饰整洁还系着领带的男人。

他坐到让给他的座位上，邻座从他身旁挪开了

---

① 沃洛季卡是沃洛佳的昵称。

一些，这又增添了他的怨愤——瞧瞧，脏得都吓人了……他就这样坐着，不时地咬紧下唇，两眼不看旁人，这才不觉得过分的难受——难道是他自己想这个样子回莫斯科来的吗？——于是，他掀一掀棉衣前襟，露出了挂在军便服上簇新的“英勇”奖章——列位，看吧！污泥血斑你们倒看在眼里，对于战功就不在意！他迅疾地立起身，对一个衣着考究、系领带、拎皮包的男人，并非完全无意地碰碰了一下，走向车厢的那头。

他紧盯着窗外，熟稔的莫斯科的街道从眼前浮掠而过，但是他仍然不能确认：这就是莫斯科的街道，而他，活着回家来了……

一直到电车临近他家门口，在他下车的站头停靠时，他心头才猛一震颤。看来，一切全是真实的！他回到了家！平安归来……

他下了电车，并没有欣喜若狂地奔跑起来，恰恰相反，他站定了，瞥视了一下家屋前亲切的街道，只是当他看到了自家的房子——完整的、没有毁坏的楼房，只比过去更加破旧了一些，积满灰垢的窗子大概很久没有擦洗了，门堂里铺地的瓷砖彩釉也已经有些剥落——这时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尔后又吐了出来，他觉得心灵深处那种在可怕的尔热夫战场上，日日夜夜的异常的极度紧张，也随着这口气吐掉了。

不知是哽咽了一下还是呻吟了一声后，他奔跑起来。三楼上住处门前这时伫立着的已经不是那个凶猛、粗犷的，瞪着一双不仅使普通战士、甚至使派往他连里服役十年以上的指挥机关人员也心惊狂怒的眼睛，不止一次地鼓动起战士冲锋陷阵的步兵连长沃洛季卡中尉，而是一个饱受痛苦、激动万分的大孩子。对这个孩子来说，在尔热夫城下不管他如何地克制、如何地装出勇敢的样子，经历的一切毕竟是力所不及的艰难。

\*

\*

\*

“老天呀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啦！”他听到象是不知从什么远处传来的母亲的噪音，他一个星期没有修刮的髭须支扎的面颊上，感觉到了母亲的泪水。“你活下来了，活下来了！”她一连叠声地絮叨着，没有拥抱，而是在儿子身上到处抚摸着，象是想竭力证实，这确实就是她的儿子。

“活下来了，妈！……就是脏得很，”沃洛季卡终于有了答话的力气。当他感到母亲的手指正要触摸到自己棉衣上那块发了硬的血斑时，便悄悄地从母亲身边挪动了一下身体。

他从母亲面前挪开身以后就动手脱棉衣。

“我帮你脱，”她忙说。

“不，不……我自己来。”说着，他从吊悬的

三角绷带中抽出手臂，扯下棉衣，“把它搁在哪儿？”

“我给你放到贮藏室去。”母亲说着伸出手来。

“我自己去，妈！”他把棉衣往回一抽，走出了房间。

再回到屋里时，母亲问：

“伤重吗？”

“不重。”这个回答并没有使母亲兴奋，她反倒有点懊恼，嗫嚅道：

“那么，你待的日子不长罗？”

“是的，妈，大概不会很久。”他坐到沙发上，朝房间四面环顾了一下，到这时母亲才发现他的奖章。

“你获奖了！立的什么功？”

“战功，妈妈。”他回答得很平淡。

“这我知道……问你怎么得到奖章的。”

“我去的战地上，大伙全都该得奖章……只是奖章没人领。”

“为什么，没人领？”母亲惶惑地问，可是当沃洛季卡只耸耸肩作为回答，脸色阴沉下来时，她便全懂了。

沉默了片刻之后，沃洛季卡哑声问道：

“妈妈，我们可有些伏特加？”

“没有，沃洛佳。我上邻居家问问，总有人家会有的，不会让我白跑。”

然后，母亲把浴间的温水加热器点燃。他钻进了热腾腾的水中，到这时，从一个天地到另一个天地的急速变化仍然使他感到恍惚。仅在一个星期之前，他还置身于炮火纷飞的前线，在那里，莫斯科、家园在他心目中显得何等遥远，何等渺茫，几乎是不复存在了。突然之间——到了家。他的房间，他的母亲，母亲正唤他到桌前就座，桌上——煮熟了的带皮的土豆，切成一片片的黑面包，一瓶伏特加，还有……一听鲱鱼罐头。

放在桌上的这种简单的吃食，就足够使他惊讶的了。

“从饮食上看，大概你们的日子还不那么糟，”他脱口说道。

“不，沃洛佳，很糟……口粮一吃完，就得上集市买土豆，一公斤土豆九十卢布。银汤匙也卖掉了。喏，这听鲱鱼还是我战前收起来的。”

“妈，”沃洛佳把手伸进军便服的衣袋里，“这儿是钱。很多。我们中尉级的三个月的工资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很多。将近两千。”

“谢谢，沃洛佳，我把它收到这儿，小柜子里……可是，喏，这钱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多。”

“两千还不多。”他诧异了。

“是的，坐吧，沃洛佳。”

他坐了下来，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，当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便一饮而尽时，母亲的两眼睁得溜圆，接着他便慢悠悠地，很慢很慢地，象他们在前线时那样，一点点儿地吃起来。

“你的一双眼睛非常怪异，沃洛佳。”母亲说着，一面担心地打量着儿子的脸，看来，她是在寻找这三年来儿子身上所发生的变化。

“我喝了酒嘛，”儿子耸耸肩膀。

“你回来时那双眼睛……很疲惫，特别没有神，一点儿眼神也没有，我都不敢望着你的眼睛……为什么你一点儿情况也不谈？”

“谈什么呢？妈！就是打仗嘛……”说过这话之后，他继续慢吞吞地细细咀嚼着面包片，于是母亲猜着了。

“你们常挨饿？”

“嗯……不……正常。只是这会儿用餐叉吃起来别扭。”他说着微笑了一下，在这段时间里这还是第一次。

他们沉默了好久，沃洛季卡感到母亲不时地投来惶惑的探询的眼光，但此刻他能对母亲说些什么呢？哪些事儿可以跟她说，哪些不能说，他甚至还没有想定。于是，他给自己又斟上半杯，喝了一口

之后，又默然地细嚼慢咽起来。

“妈，我的那些伙伴儿怎么样啦？那些同学、邻居？”他终于问道。

“各奔东西了，沃洛佳……我晓得的，你同班同学加林死在前线了，住八号的柳芭也死了。”

“柳芭？她怎么上前线去的？”

“自愿去的……”母亲看了他一眼，接着说，“你不也是？”

沃洛季卡盯视着桌上的盘子，没有回答。

“叫人心里难受，沃洛佳。从一方面说，我知道这是命运；可从另一方面说，也会想到，根本完全可能没有这些事。你怎么不作声？”

“这是命运，妈。”沃洛季卡没有立即作答。

“那你没有写过上前线的申请？……”

“战争一开始，我们大家都写了申请。不过这不起作用……不起作用……”沃洛季卡看得出母亲不大相信他的话，但是真话他又不能说。

过了一刻，母亲怯生生地问了一句：

“你，大概想见一见尤莉娅吧？”

“不……暂时不，”他停了一下才回答。

“从战争开始那天起，她几乎每天都上我这儿来，我们一起等候你的信，一起读……照我看，沃洛佳，至于她有好一段时间没有给你写信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不过是糊涂，幼稚和淘气。她完全

是个小女孩。你们该当见见面。你呢，……你得原谅她。”母亲说着，显然这话有它的含意，她希望尤莉娅能帮助沃洛季卡平静下来。

“原谅她什么？”沃洛季卡淡然地问。

“喏……原谅她好久没有给你写信，”母亲有点儿惊惶。

“小事一件，妈！”他摆了摆手。

“可是你收不到她的信的时候，象是也难过了  
一阵？”

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！现在这一切……”

母亲又凝神看着他——几乎不理解不熟悉他了，儿子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“谢尔盖在哪儿？”

“谢廖扎①在莫斯科。他在芬兰前线受伤后，有了一张‘白证’②……我真得感谢他，沃洛佳，他给我找了个厂外加工的活儿。你看，我在家缝军用衬衣，也有了一份劳动配给。这以前，整个月没有活儿干。我们的出版社撤退了，可是我没有跟着走，心里一直嘀咕……万一你突然为个什么事回到莫斯科来呢……”

沃洛季卡立起身，向沙发走去。

---

① 是谢尔盖的昵称。

② 是替服军役的证件。

“我躺一会儿，妈……”

“对，对，当然，你得歇歇。”她一面叠好枕头，一面连声说着。

“暂时我什么人也不想见，妈妈，连尤莉娅在内。”他欠伸了一下身体，直挺挺地躺到沙发床上。

\*            \*            \*

可是他和尤莉娅的见面就在当天，确切些说，是在当晚。她到来的时候，沃洛季卡刚醒来，听见门铃响了两下，晓得是尤莉卡<sup>①</sup>来了。他点上一支烟，也不坐起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门，听见鞋后跟在走道上笃笃作响，听见她向母亲问候，听见她的脚步声渐渐移近门口，于是……

尤莉娅轻盈地跑进屋，一瞅见沃洛季卡，朝后一跳，然后呻吟了一声，抬起双手对拍了一下就僵在那里。她眼眸里闪现出的惊讶、喜悦之中蕴含着一种难以言述的凄惶。

沃洛佳故意不急不忙地坐起身，套上母亲刷洗干净了的，此刻看起来不太顺眼的高筒靴，然后又故意慢悠悠地向尤莉卡走近几步，站定了。

“沃洛季卡……是你？天啦，这真能叫人送

---

① 尤莉卡是尤莉娅的昵称。

命。你母亲一句也不说……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早上。”

“受伤了？……得了奖章！我晓得你会打得很出色的……天啦，我不是说这个……你要待很久吗？”

“喏，进来吆。既然光临，就不必只站在门口。”

尤莉娅的模样儿变了。不，她既没有长高，也没有更丰满一些，只是少掉了一双可笑的怪样儿的小辫子，剪了一个“男式”的短头发，嘴唇鲜亮得象是染了色，眼神严肃，有种极其严肃的神情。

“我这就进来……”她说着，但是还站在门口，“天啦，我做了些什么啊！你要待很久吗？”

“还不知道……进来吧。”

尤莉卡不知怎么略带迟疑地向他走过去，站定了，象在期待着什么，但是沃洛季卡只是向她伸出一只手来，话说得够生硬的。

“坐吧，请你说说，当我在军事学校跌打滚爬，并且等着你的来信的时候，你在忙些什么？”

“沃洛佳，以后再谈这个……这不是主要的，我会带给你一本黑皮封面的笔记本，上面全写着，那你……你就会全懂的。是糊涂事，沃洛佳，可怕的糊涂事……”

“究竟是干的什么聪明事儿？”他阴郁地问

道。

“现在我不能说……你会杀死我的。”

“我还并不那么奥赛罗。”沃洛季卡笑了一下。

“可惜，只是……”尤莉卡从小提包里掏出香烟、火柴，并且点上了一支烟。

“学什么时髦？喂，扔掉！”沃洛季卡几乎叫起来。

“我早就抽烟了，沃洛佳，战争一开始我就抽上了。”

“扔掉！”尤莉卡急促地吸了一口，把烟卷丢进了烟灰缸。“战争开始以来，你还学会了些什么？”

“其他没有。”

“这儿有伏特加……大概，也会喝了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给我少倒一点，我得镇静镇静……”

“不至于有人打你。”沃洛季卡说着，摇了摇头，但还是从餐柜里拿出酒杯，倒了一点儿酒。

尤莉卡喝完酒，变得那样严肃，引得沃洛季卡也入神注意起来。

“我应当向你说明……但是，又不知道怎么说起。但是，你要理解我，而且……原谅我。”

“说！”沃洛佳按捺不住地用命令的口吻唤

道。

“明天十二点钟之前我要……去军事委员部……带行装……”

“见军事委员部的鬼去吧！”他大喝一声，  
“你糊涂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我又不晓得你回来……我要跟你一道……在前线……”她用勉强可以听得见的嗓音说着，坐到了沙发上。

“胡闹，你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！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！你懂这些吗？”

“但是我很想经受一下你遭遇过的一切……”

沃洛季卡的母亲走进屋来。

“妈，你猜，她搞的什么名堂？明儿她就入伍了！”

“老天啊……怎么回事，尤莉娅？沃洛佳回来了，而您……您又走开了……而且……”

“我怎么晓得他回来？我想，我们突然一下子在前线相会……”尤莉娅带着哭腔嘟囔着。

“亏你找了这么个约会的好地方！唉，你这个女人真不傻……”沃洛佳怒气冲天地把烟蒂一扔，在屋子里大步走着，靴子登登直响。

“别激动，沃洛佳。”母亲说。

“我不激动。让她走好了，既然……”

“沃洛佳……”母亲责备地打断了他。

“我又不是玛依卡，根本就不是想到处去追相好的！我是去打仗！”尤莉卡叫唤了这一句后，认真地号哭起来。

“打仗！你晓得打仗是怎么回事！现在真该好好地给你一顿拳头！”沃洛季卡又发起火来。

“沃洛佳！……”母亲制止住了他。

“你真难伺候，沃洛佳，”尤莉卡带着哭腔喃喃地说道，“我妈常说你是个难伺候的男孩子。”

“男孩子！现在我是个男子汉！懂吗，男子汉！这三个月里我见识到的你一百年也见识不到。你看一看我，看一看。”他走到尤莉卡面前站定了。

尤莉卡抬起眼，大概，她到这时才看出沃洛季卡的变化，他多么消瘦，眼眶下有着深深的黑晕，眼睛里凝聚着无法忍受的疲倦和迷乱。于是她急切地问道：

“告诉我，那边怎么样？你的这双眼睛……天啦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她双眼直直地盯着沃洛季卡，突然用双手捂起脸来，絮叨着：“我也情起来了，明儿我不到军事委员部去了。”

沃洛季卡双唇一撇，他极其疼惜尤莉卡，但嘴里却说：

“明儿我也不会去给你送行。”

“别折磨我……我们只有一个晚上了。你一定得去……”

\*

\*

\*

沃洛季卡去了。第二天十一点钟，他在尤莉卡家里，跟她的眼泪汪汪的母亲谈了几句，又对神思恍惚、阴抑沮丧的父亲安慰了一番，当然，这位父亲还不知道女儿是自愿报名入伍，一个劲儿在绝望地嘟囔着：“吃了大败仗了……征兵征到女孩子头上了，吃了大败仗了……”他请了假给女儿送行，但是尤莉卡断然宣布：只要沃洛季卡一个人去送她。母亲手忙脚乱地给女儿拾掇衣物，这些衣物随即又被女儿默然地归放到原处，她说根本用不着，但母亲过了一刻又把它们塞进尤莉娅的小皮箱里，这只皮箱沃洛季卡在中学时就常见到过。

父亲用索索发抖的双手从餐柜里拿出开了口的一小瓶酒，给大家斟上。酒瓶的颈口撞击着酒杯，发出凄切的叮叮声响，使大家难受。

沃洛季卡眼看着这种忙乱的饯行，眼看着尤莉卡双亲忧戚的面容，看着他们眼睛里的悲苦，不知怎么却想起了集合在团指挥所前的队伍，他站在队伍里拿着请求上前线的申请，为自己的决心而激动、自豪，他充分感觉到这一抉择的巨大意义，根本不会去想一下，在遥远的一隅，自己的母亲正祷告上苍祈求降福，让她的儿子仍旧留在远东，让战火从儿子的身旁掠过。